

说狗

盛伯增

过了年,热闹的狗年来到了。众所周知,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人与狗的故事数不胜数。今天,我也来说说狗的事情。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孩提时代起,我对狗就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厌恶,尤其害怕碰到疯狗,唯恐避之不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我一路小跑着去娘舅家玩,突然从台门外的巷弄里窜出一条狗,没有警示,也没有狂吠,“呼”地一下直扑上来,在我的腿肚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我非常喜欢跑农村,喜欢进村入户,可是又怕碰到农村里无法回避的狗。数十年来,这一对矛盾始终缠绕着我。九十年代末,我转岗到计生委,第一次带队进村暗访,就被两只气势汹汹的狗挡在了村口。我心有余悸,好不容易进了村,小心翼翼

翼翼地拐进巷弄。突然,一只更加凶恶的狗出现了,呲牙咧嘴,一副随时要把我撕碎的样子。我吓得立定,一动不动,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地站着,直到那该死的狗对我失去“兴趣”,放下“敌意”,慢慢地转身离去。从此,我养成了习惯,只要碰到凶狗,就会条件反射般站住。

母亲去世后,我爸听邻里劝,养起了一只小狗。从此,无论走到哪里,这狗始终伴随左右,渐渐地,把老爸从悲伤中拉了回来。

那天,我终于腾出点时间,回家看老爸。刚刚走到家门口,就听得“汪汪”大叫,一只作势要咬的狗把我拦在了路中央。尽管知道它可能是我爸的看护狗,我还是被它的气势所震住,一动不敢动。

“哪!”还没看到我爸,先听到了他洪亮的声音,“再叫?犯敲了,敲你死!”话音未落,老爸已满面笑容地

站在了我面前。我紧跟着爸走进屋里,忽然看到,刚才凶巴巴的狗,这会儿摇着尾巴紧随而来。当我坐下来时,那狗在我的脚边转悠,嗅着我的裤脚,又转了一个圈,然后跳出门槛,到外面去了。

爸告诉我,这狗通人性,很听话,能看家,还不挑食,尤其是晚上,连风吹草动也十分警惕。听了爸的赞扬,我对狗有了认识上的转变,第一次用温和的眼光看待狗,也是第一次在告别时向狗招了招手,表示再见。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到回山调研,路过家门,顺便看望老爸。想不到的是,我还走在前面巷弄里,就听得一阵响动,只见那条狗来到了我面前,昂着头看了看我,低下头嗅了嗅脚,旋即夹起尾巴,调转方向,走在我前头,把我“带”到了家里……

过年了,生活还是自己的

吕来燕

过年,对我来说,越来越没有韵味了。也没有心情去买崭新的厚重的冬衣,要买就在春天里去买清新的一见喜欢的裙子了。

小时候,我盼望着过年,可以穿漂亮的新衣裳,而且不止一件。腊月初,母亲就会陪我去裁缝店里挑选灯芯绒布,用我喜欢的颜色给我做新衣服。如果我说还喜欢另一块花布,不管平时多么节俭,她总会豪爽地满足我的要求,并喃喃地补上一句:“穿出去,肯定会让你舅婆夸我的小女儿长得好看!”

女人衣服是不能省的,得体舒适的打扮令人赏心悦目。可能受多

年来的影响,我喜欢新衣服,也会念旧去棉麻店买几件。我还喜欢带外甥女出去逛街,看着她们穿上合身的衣服,露出灿烂的笑容,自己也是愉悦的。

小时候过年串门,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时光。看到端上桌的一碗碗精心准备、蒸了又蒸的菜肴,我却紧蹙眉头,没有食欲,迟迟不敢动筷子。听大人说,对桌子上放着的鱼肉,客人只能夹一点点,还不如不夹了。胆怯之余,我会鼓起勇气,请求主人给我烧一碗青菜汤,我只要吃一碗新鲜爽口的青菜就可以了。青菜基本上每户人

家都有,这个要求也不算苛求。但如今,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平常都可以品尝美味佳肴,早已用不着等待过年的大餐了。

过了年,生活还是自己的,还得继续。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会出现新的人、新的事、新的问题,会遇见谁、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未知数,无法预料。因此,每一天都要准备好崭新的心情去面对。

过年后,我想,自己依然会像淑女一样喝茶,像女汉子一样驴行,像古典女子一样穿上棉麻裙子旗袍,像诗人一样写诗,像作家一样写点散文小说,让生活精彩纷呈!

小春天

余昭昭

春天是小的
小到一棵草都不会从它的指缝漏过

小到巢里的雏鸟
妈妈用一条细细的虫子就能将它喂饱

甚至小到
一滴雨水与一颗种子私奔也脚步轻盈,悄无声息

春天是小的
杨柳腰,鹧鸪词
桃花笺送别梅花笺
连要说的话也只是一行
马蹄印般的省略号
长亭八百里
枕上三十年

小春风吹了又吹
也只得让池塘的水起几丝浅浅的皱纹

春天真的很小啊
容不下线装书里的江湖
和白衣飘飘的侠
容不下大雪重洗世道
三尺青锋只能以折断的姿势

挂在历史的墙上
……

小小的春天
是君王最宠的妃子,她一得意
我就老了

梅花四章

梁少膺

山斋寻梅

为访梅花到遁增,
闲园寂寂日初升。
空山隔世烟尘绝,
狼藉红棠胜武陵。

元宵观梅

怕是梅花凋小桥,
春风一见又元宵。
如何天上刚圆月,
照出徐熙落墨调。

寒灯读梅

咏梅最绝推苏观,
寂寞桥旁著花寒。
临晚依然风伴雨,
凋零驿外素装残。

草堂画梅

问道草堂梅几树,
池边六本著花多。
不随孤山林处士,
唯慕元章写斜柯。

陪伴

张美芳

—

新年第一天,将醒未醒,婆婆已打来电话:早饭已经烧好了,你们下来吃吧。记忆中,新年第一餐都是婆婆为我们准备的,已经有二十几年了,没有例外。

“好的,妈,我们待会下来。”老吴对待母亲的态度向来很好。

暖暖的被窝,实在不舍得离开。不久,婆婆的电话再次响起:“早饭是粽子,热在锅里。”

赶紧起床,洗漱完毕,立即出发。婆婆的电话又响了,当然还是早饭的话题,但我们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厌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年已八旬的老母亲对儿女们的一份牵挂。“今年三十夜,我一定在家陪妈。”老吴突然冒出一句,我却懂了他的心思。

到家,婆婆正打算去哥哥家,见我们到了,甚为高兴,立即招呼我们赶紧去吃粽子。她一边走一边指着脚上的鞋子,跟我说:“这鞋子暖和。”这是几天前老吴从超市给母亲买的。再看她的上身,穿着嫂嫂给她买的过年衣服,看得出老人家甚是喜欢。

速速吃完粽子,再到哥哥家,发现他们都在准备出发,原来是说好了中午一块儿去侄女家吃饭。顿时,心底涌起无比的感动。就一个粽子,再简单不过,可哪里仅仅是一份早餐啊,分明是母亲的牵挂,是亲人的等待。娘在家就在!

因为下雨,便没有外出,家里许多人选择去看电影,妹妹居然把老爸也带上了。“带上老小孩来捉妖,这妖不知能捉懂几分。”从照片中,看得出老爸很开心,也很专心。电影看不看得懂其实没关系,大年初一,有孩子们这样的陪

伴,已经足够让老人家舒心了。

是啊,陪伴就是最好的爱,无论是小小孩,还是老小孩!

二

只想抓住寒假的尾巴,再陪陪父母。昨日弟弟休息,约好陪二老出去走走,却不料老爸说:“老毛病又犯了,得去挂盐水。”我们都极力反对他去挂瓶,可老爸却似乎特别钟爱这盐水。无奈,只好陪他去医院。说真话,感觉他真没有必要挂瓶,用女儿的话说,输液区数外公最健壮。

今日,天气特好。打电话询问老爸,他说感觉还好了。问他下午怎么安排,他毫不犹豫:“下午再去挂盐水。”反复劝说,真没必要要去挂,“陪你坐医院,还不如陪你去郊游啦!”对于旅游,老爸更有心致,用他的话说:只要让我坐上车,你们开哪儿去都好。最后,他似乎是非常听我话:“那你决定吧,玩去也好。”于是,便有了下午的半日游。

一路向前,不问西东。出门去,老爸便精神十足,看山看水看乡村,当然还得拍照,并天真地问:“我拍得怎样呀?”

每到一处,二老都极有兴趣。老妈因为识字,她会认真阅读每一行文字。老爸虽识字不多,却像个专家一样地作出评价,还会牵引出许多旧年故事,我只管听着。

“爸爸,不累吧?”

“不累!”声音很是爽朗……

家有老小孩,也许儿女的陪伴就是最好的良药哦!



天姥山

刊头画:
老家一角(国画)
吴吟帆 作

戏说腌菜

吕士君

几位老哥坐在江滨公园闲聊,对面一群人正围在大白菜摊点上讨价还价。一位老友触景生情,大发感慨:“啊,变化真大呀!过去用七石缸腌菜,现在都用玻璃瓶腌了。”经他一咋呼,大家猛然醒悟:“是啊,果然是这么回事!”

早先,腌菜是村民一年到头的主菜,下饭、放麦面、炒年糕都少不了它。故而,腌菜也算得上农家过年前的一件大事了。先要挑好的白菜,少则百斤,多至千斤,放在室外

晾两三天,蒸发一些水分,去掉菜帮和枯叶,洗净,然后放在大水缸里,放一层菜,撒上一把盐(一百斤菜大约放三斤盐)。家中的健汉把脚洗干净,卷起裤管,进入缸中不停地踩踏,把菜踏实,再放一层菜一把盐,反复踏实。踏实可是一件费力气的活儿,加之冬天脚冷。当然对调皮的小伙来说,他一边有节奏地踏实,一边哼着莫名其妙的曲调,也是一件好玩的游戏。缸里装满菜后,在上面压一块圆浑的石块,腌菜就算大功告成了。

曾几何时,用大缸腌菜这道农村独特的风景线,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但菜还是要腌的,只不过容器变了,“火炮换鸟枪”——大水缸换成了小坛子和小瓶子。究其原因,窃以为,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已好转,平时不缺鱼肉蔬菜,各类腌制品也随时可以买到,何必家家户户用大缸去腌菜呢?另外一点,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吃得太咸对身体不好,故而,腌菜作为农家主菜的地位已经动摇。